

30219天：對父親的追憶和想像

時間：2015年8月2日

主講人：黎明（藝術家）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迄至今天為止，你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多少天嗎？

可能大家一時半刻回答不出一個很準確的日期，因為我們今天過了還有明天，時間是個變量，我們去計算這個變量好像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對於離開這個世界上的人來說，因為他們已經逝去了，和我們的時間越來越淡薄，去計算他們的時間好像也沒什麼意思。但是當我的父親離開我，我是用非常笨拙的方式，一天加上一天的方式，計算出我的父親總共在這個世界上活了 30219 天，但當我回溯我父親的一生才發現我對父親非常的不瞭解，所以我非常想做一件關於他的作品來紀念他。

2004 年我離開成都到了廣州工作，除了工作的原因，我還有點私心，廣州的冬天比較溫暖，對於我父親這種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來說會比較好過點，一直到 2010 年，這幾年的冬天他都是和我一起到廣州度過。

2010 年 1 月的某個週末，我和父親、母親搭火車去香港做了一天的旅行，那時候父親已經走不動了但是精神還不錯，所以我就推著輪椅帶他看看香港，來到尖沙咀維多利亞港灣，金鐘、銅鑼灣、中環周圍的建築在對面清晰可見，我父親坐在輪椅上凝視著對岸突他對我說：「1946 年我就已經來過這裡了。」我非常驚訝，從來不知道父親竟然在那麼早就來過香港，因為即使現在我們內地人到香港也是要辦理證件和簽注，他怎麼會那麼早就來過了？實際上父親的一生有我們很多不知道的經歷，隨著父親的去世永遠成為了一個個謎團。

接下來我想簡單回顧父親的一生，這僅是我知道的父親的一生。

我父親於 1927 年 12 月 3 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大約在三歲、四歲的時候我爺爺就去世了，整個家庭失去經濟來源，因此我奶奶將我父親和我父親的哥哥送到重慶寄養在親戚家，因為我父親年紀太小不懂人情世故，所以也常和小朋友發生爭執，對親戚吵著想要回成都找我奶奶，回到成都後，又被他母親送到成都鄉間的一位舅爺的家裡，所以整個 1930 年代我的父親就在從一個家庭到一個家庭之間生活著，事實上他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或照護，今天的我，也找不到他任何一張他當時的照片，每當我想起我父親 30 年代的記憶，完全是非常模糊的記憶狀態。

1940 年代的十年，從我的角度來看，這是我父親最值得懷念也最驕傲的十年，對往後的他來說，卻是最不願意提起的十年。1943 年他加入遠征軍抗日，從成都坐飛機到印度的蘭木加，到 90 年代他突然隻字片語的對我說起一些當時的情節，就像是他在香港對我回憶起的那些事一樣。經過短暫的訓練之後，他們就加入到和日軍的戰鬥中，八莫、曼德勒和密支那是他後來經常提起的緬甸城市的名字。1945 年 8 月抗日勝利，他們從緬甸經印度撤回到廣西，隨整個局勢的變化，他們由廣西梧州隨珠江而下到廣州、香港然後又坐上美軍的軍艦到達東北。戰前這些學生軍跟政府有協議，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們就隨即轉業或是繼續讀書，我父親在東北退伍後選擇到長春大學讀書。但事實上他大學還沒讀完，新的戰爭又開始了。1949 年我父親加入解放軍參與了朝鮮戰爭，他就在著名的丹東新義州大橋的中方這一側負責鐵路運輸的警戒工作。現在給大家看到的是我選的三張照片，第一張是 1941 年 9 月 18 號，我非

常感謝我父親會在照片上寫下明確的日期，而且背後還寫出拍照的原因，而這張就是在成都拍攝的並且要送給他非常想念的哥哥。下一張就是 1943 年的暑假，我父親回到重慶和他哥哥一起拍的合照。第三張是 1947 年 10 月我父親在長春大學拍的一張證件照。

50 年代應該是我父親最開心的十年，他離開了成都整整十年，一直與家鄉的人沒有聯繫直到 1954 或 55 年的時候回來，由於當時教育系統師資缺乏，所以他成為一名教師。最開心的是 1957 年的時候，他和我的母親結婚了，對於一個從小沒有家庭概念的人，成家對他來說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給大家看的這張照片是我父親母親 1959 年拍攝於成都著名的景點「杜甫草堂」。

然後是我非常不願意提起的 60 年代，對於我們家庭來說，我父親應該是很開心的，因為 62 年我哥哥出生、60 年代末我出生了，但是當時政治上的各方壓力使他不得不捲入了發生在中國的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裡面，接下來就是到各地的串連，因為我父親在 40 年代有參加遠征軍的經歷所以成了控制人員，再接下來就是農場下放、政治審查，我父親遭到了極大的壓力，精神上受到嚴重的傷害甚至延續到了 80 年代初期，可是他們這代人對於 1949 年以前的這那段歷史，他們選擇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遺忘，因為那是大的政治環境逼迫他們去遺忘，最後到了 90 年代政治氣氛比較開放的時候，讓他們去回憶，但是很多過去的經歷他們都已經記不起了。現在我們看的是 1966 年我父親到北京天安門拍的照，後面還有當時的政治標語，另外一張是 1968 年我父親和我哥哥的合照，第三張是 70 年代初期我們全家的合影。

到了 80 年代、90 年代還有本世紀初的這十年，我本想分別為我父親做個小結，但是沒有辦法。總之綜觀這三十年，我父親就是個普通人，也沒有幹什麼驚天動地的事，80 年代做為一位教師朝九晚五，退休後的 90 年代被當地少年宮聘為書法教員教小學生的書法，90 年代末期隨著父親的年齡越來越大和生病的原因，最終選擇了在家中休養。2000 年後，父親不斷的在家裡和醫院之間來來去去，就這樣平平淡淡度過了他最後的三十年。

在 2005 到 2009 年，我父親的呼吸道疾病狀況已經非常差了，我在廣州工作時不時回去看他，經常看到他在臥室裡是面對著窗外，他所面對的窗外風景就是另一棟大樓，我不知道他那些時候都在想什麼，是在回憶他整個一生嗎？某天他離開這個家去了醫院，就再沒回來了。

因為我對我父親很多歷史不清楚，所以我想做個跟他有關的作品，說實話我並沒有幫我父親拍多少照片，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我才拍了很少的照片，我拍下他曾經使用過的一些東西物品，然後把這些照片放大，將我父親生活過的 30219 天的日期一個一個寫在這些照片上，讓這些日期充滿照片。1941 年 9 月 18 拍攝的這張照片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有我父親形象的照片，我所有對我父親的記憶最早就是從這張照片開始的，這張照片對我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在照片上不停的書寫這些日期？2011 年我父親下葬的時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墓碑上只寫著他出生的日期還有去世的日期，中間只用個簡單的連接號連接起來，好像這樣就能把一個人的一生呈現出來了，我對這個連結符號發出了強烈的不滿，尤其是對我父親，因為我覺得我父親的一生不能用這個簡單的連結符號來了結，所以我決定把這個連結符號所包含的內容給呈現出來，用他活著的每一天的日期呈現在照片上面，所以我就有了在照片上進行漫長書寫的過程。不僅是我父親，我覺得每個人的每天都應該被牢牢地記起的，而不是只有第一天和最後一天。

在這整個系列作品裡面我還選擇了 50 年代和 90 年代父親所拍攝的證件照片來作為代表他的面孔的呈現，我父親去世前 20 天左右，我給他拍了些張肖像照片，實際上我沒有給他拍多少照片，為什麼身為一個攝影家卻不給自己的父親拍照呢？因為我的腦海裡總有個說是迷信也好，說是錯誤觀念也好，我就特別不愛幫有病的老年人拍肖像，好像這樣會奪取他們魂魄一樣。這是我剛開始拍照的時候，進到一個少數民族拍攝的經驗，他們有個習俗，不給生病的老年人拍攝照片，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給生病的父親拍照。2010 年 8 月回到成都看到我父親的狀況，知道他大概很難度過那年冬天了，我鼓起勇氣給父親拍攝幾張僅有的肖像照。然後我也拍攝了父親的身體，這張照片是在我那年 8 月回成都，某天父親洗完澡我攙扶他出來，我對我父親的身體產生了巨大的陌生感，感覺從來沒有撫摸過父親的身體，就連摸著他的手都有陌生感，到現在我攙扶我母親都有這樣的感覺。這並不是說我與父親沒有親情、沒有交流，我從我心底愛著我的父親，我也相信父親同樣深深愛著我。也許是因為教育，或個人的原因，直到我父親即將離開這個世上，才驚覺我從來沒對我父親說過「爸爸我愛你」這樣的話，就連這樣的表達都沒有，更何況去撫摸身體，我父親蒼老的肌膚是三萬多天的時光在他身體上留下的痕跡。

我父親過世之後，從他任職的學校發下來一筆撫卹金，我到他的學校去領取這筆錢的時候，覺得極其荒謬，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我覺得整個人的一生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我父親總共有 32136 元的撫恤金，我暗自折算了一下，一天就是一塊多。

還有一張作品是拍攝我父親很早以前使用過的一隻手錶，這個很奇怪，它停在我父親去世的時間上。8 點 51 分，我父親去世的具體時間就是在這裡，當我整理他遺物的時候發現這只錶，感覺有種神秘的力量呈現在我眼前，因為這只錶他已經很久沒用了。還有我父親的手印和腳印，大約在 2007 還是 2008 年的時候，一個四川郊區的博物館——我估計這應該是大陸唯一一個對抗日戰爭做正面以及相對全面呈現的博物館，主要展示的內容在陳述國民黨對日本主戰場的戰鬥，它力所能及地收集了的四川周邊的抗戰老兵的手印，我聽了這個消息，也讓我父親將手印腳印留下來，如果你們到這個博物館，一個戶外的空間還能看到這抗戰老兵們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手印，旁邊還有詳細的資料。

我也拍攝了我父親生前最後一次理下來的頭髮，我覺得頭髮是非常奇怪的東西，它不停生長，會和出生時候的身體緊緊連接在一起。2010 年 8 月 27 日那天早上，我拍了一張照片，因為長達十多天的時間，我一直在等待一個電話，但是我真的不願意接到，直到那天我知道了我父親的情況，我在非常無賴的情況下拍攝下窗外的天空。我的這批攝影作品大概是這樣了，這批作品有幸在 2014 年參加了上海民生美術館和武漢美術館「2009 年以來的中國新攝影展」的展覽，也在成都的千高原藝術空間第一次以個展的方式呈現，千高原是成都相當重要的推動當代藝術的機構，展場很大，有個 U 型空間，我在這裡申請了駐留計畫，想把我父親的這個書寫計畫在藝術空間呈現出來，在照片上書寫實際上是很私密的過程，但是為什麼要再用這麼公開的形式呈現呢？在書寫照片的過程中，雖然是在書寫我父親的一生，其實這不也是在書寫自己嗎？每個普通人不就也一樣嗎？普通人在這個世界上也就是三萬多天而已，因此我就想要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面跟大家分享這樣的時間體驗。

實際上現場書寫的作品，是循序漸進形成的過程，過程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寫完了怎麼辦？作品牆上書寫完成後畫廊肯定會用石灰來掩蓋掉，但他們去掩蓋還不如我自己來抹除，所以我寫完之後又申請了十來天，我用刀把這些日期一個一個鏟掉。在書寫的過程裡面也是自己去感受時間的流逝，整個書寫或者刻除的過程，是奇怪的體驗，因為對我父親早期的東西我都是很虛幻的想像，例如我寫到某年某月某日的時候，我就想像父親那天在做什麼呢？然後逐漸到了 60 年代我哥哥出生之後，我能夠感受到的虛構的臆想逐漸跟真實回憶交會在

春之當代夜「記錄與記憶」影像論壇

一起，後來我出生、懂事之後的記憶就慢慢大於了想像，一直到我父親生命最後的那幾天時間，直到現在對我來說都是歷歷在目的。在開幕當天我也一直書寫，沒有去管我的觀眾和來賓，一直書寫到大家離開。